



蘇聯和平外交的勝利

冰清

(莫斯科通信)

一 蘇聯之外交政策——和平

一個國家能否單獨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曾引起蘇聯黨國要人劇烈的爭論；有的主張只有世界革命之勝利，才能取得蘇聯社會主義澈底成功之保障；有的主張根據蘇聯內部工農之合作及豐富的天然富源，無須等待世界革命之完成，亦可運用計劃經濟之功能，而向社會主義邁步前進。觀近年蘇聯五年計劃之施行及與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足以證明蘇聯是採取後者的觀點。而這點就是蘇聯和平外交政策之根源。

89073
現時的蘇聯，並不是因為沒有充分的實力以保護自己的領土和權利，乃因國內社會主義的建設，需要一種和平的環境，所以牠極不願強制干涉別國的事情。他只嚴密戒備以保護自身的利益，他只冷靜的觀察和巧妙地利用列強的衝突，以取得左右國際政治局面之地位。其外交上和平政策之標榜，絕非偶然。

回憶世界大戰後，尤其是一九二一年，資本主義國家陷入戰後總恐慌之第一時期，當時蘇聯恰似破卵之雛，羽毛未豐，而資本主義國家雖精疲力竭，但恍於『共產主義怪物』之可怕，同與問罪之師，環攻突擊，有一鼓殲滅蘇聯之概。英美戰艦雲集蘇聯海口，日本佔領東西比利亞及海參威，國勢垂危，有如累卵，而卒能化險為夷，實賴於二三領袖政治眼光之遠大及工農大眾英勇奮鬥之精神；他們寧願作暫時的任何巨大之犧牲，而必須保持蘇維埃政權。結果，大敵卒為蘇聯和平政策所克服了。同時蘇聯復施行新經濟政策，境內之經濟和秩序，亦徐徐恢復舊觀。在這時期中，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如英、法、美、日等國之生產，亦漸回到戰前之水準，一變其武裝干涉之政策而採取經濟封鎖之方法；但資本主義國家因為世界市場已經瓜分完結，欲找一銷售其商品之尾閥，事實上不能不光顧購買力充足的蘇聯。因此，資本主義國家仍先後與蘇聯恢復外交的關係，而解放經濟封鎖的重圍，社會主義世界與資本主義世界就此開劃一個『和平共居』的新時期，此種關係一直持

89074續到現在。然而蘇聯不以此種現狀為滿足，牠深知兩個政治經濟制度對立的力量，是萬難調和的，衝突遲早是不可避免地要發生的，所以牠於竭力運用和平政策，反對戰爭危險之外，又復鑑於世界經濟恐慌之日益尖銳，列強關係之愈加惡化，國際戰雲瀰漫，戰爭有一蹴即發之勢；國內建設方殷，稍縱即有功虧一簣之危；是故參加巴黎非戰公約，遣派代表出席日內瓦軍縮大會，提出取消全部軍備之驚人草案，近更努力與各國商訂互不侵犯條約，作為進一步的保障和平之具體條件。

二 蘇聯和平外交在西方的勝利

蘇聯在國內戰爭結束後，於一九二二年即與德國訂立拉普羅條約，作為蘇聯酷愛和平之先聲。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又和德國訂立柏林條約（規定德國受攻擊時，俄守中立）與土耳其、阿富汗、立陶宛、波斯等國，先後簽訂友好條約或互不侵犯條約，但蘇聯熟悉國際形勢，知道此種空泛的非戰公約，非經過一定的長時期，是不能實行的，所以牠在一九二八年又亟亟向其邊隣國家：波蘭、羅馬尼亞及波羅的海諸國，建議締結一種特別條約，由簽字各國相約實行巴黎非戰公約，該約因蘇聯政府之努力，已於一九二九年在莫斯科正式簽字，這使蘇聯在西歐疆界上多了一層和平與信用之保障，而得安心於內部建設事業之進行。一九三〇年，蘇聯政府又認明波蘭與法國同是西歐反俄之急先鋒和指導者，欲與這些國家維持和平的關係，非有一種特殊的

保障不可，故蘇聯政府就自動表示，願與上述兩國締訂一種特約，旋即進行談判，結果一九三二年初與芬蘭、愛沙尼亞及拉達維亞等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并予以批准，後來同波蘭的不侵犯條約也簽訂了。至十一月二十九日，舉世矚目之法俄互不侵犯條約又在巴黎正式簽字了。這是蘇聯為和平而奮鬥的偉大成績，這是蘇聯在西方外交上之偉大勝利，這是世界和平之保障，這是國際關係變化之轉換點，其政治意義之重大，實不容忽略。

我們知道，在帝俄時代，法國在俄投資冠於列強，十月革命成功，蘇聯政府成立，不久即明令取消法國在俄之一切企業和債權，法國損失非常重大，因之而仇恨蘇聯，勢同冰炭，形成兩個對立的陣營。歐洲大陸之反蘇聯運動，法國實為其主動力，并有波蘭、羅馬尼亞等國附合之以環攻蘇聯，以穩固資本主義之陣地。法國雖知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有不容調和之衝突存在着，然而此種互不侵犯條約終於簽字了，最顯明的原因，是因為資本主義各國孕育着許多不可解決之矛盾，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之勃興，更予帝國主義以直接的威嚇，法國為要從容對付牠的敵國，為要保留其殖民地和保護國如安南、敘利亞及南非之獨佔，并為自身的經濟恐慌覓一可能的出路，勢不能不籠絡蘇聯，且法國所唱的「安全保障」之對象乃是德國而非蘇聯，就其積極經營軍備，藉以保持歐洲霸權而言，亦以對德多過蘇聯，即地中海及北非洲之爭霸，其真實敵人乃意大利而非蘇聯，法國東結

波蘭及巴爾幹半島諸國之真意，亦以對德爲重。德國近年感到自身處於戰敗國之地位，受凡爾賽條約苛刻的束縛，荷戰債賠款繁重的負擔，爲要打破孤立無援的狀態及復興糜爛不堪的國運，早已實行與蘇聯簽約，以增厚其力量，以達到報復敵人，開拓市場，恢復故土之目的。這給法國以莫大的刺激，最近德國堅持軍備平等之要求，尤使法國志忑不安，且意、法、兩國，結有深刻的仇恨，早爲世人所共知。意國自一九二二年十月法西斯蒂政權確立後，以「信仰，服從，奮鬥」向國人號召，至今已躋於強盛的帝國主義之列，莫索里尼之氣冠南歐，不可一世，與法國更時有短兵相接，血肉相搏之勢，意德聯結以仇法，其激盪之甚，實超過法俄之對立。現在法俄兩國互不侵犯條約之成立，在政治上之意義，不僅增進法俄兩國之邦交，不僅表明蘇聯外交在西方之絕大的勝利，同時國際形勢，亦將有另一種新關係之產生。

至於波蘭，本爲帝制俄羅斯時代之領土，蘇聯在革命後採取民族自決之原則，那時波蘭的政權，尚握在地主資產階級手裏，始終未行加入蘇維埃聯邦，并在帝國主義，特別是法國的扶掖下，成立獨立的國家，爲反俄的急先鋒，故蘇聯在西隣最擔心的是波蘭，蘇聯早想與波蘭訂立互不侵犯條約，去年正月，波蘭已將該約暫畫草押，七月正式簽字，至現在始與法國先後批准。自此俄國的西方憂慮可以減少大半了。

89075

目前蘇聯對西歐隣國之不侵犯條約談判尚未成功者祇有羅馬尼亞一國。羅馬尼亞也是西隣積極反俄的國家之一，兩國因地理、政治、

經濟之關係，互不侵犯條約之訂立，實有刻不容緩之必要；但談判很久，終因比薩拉比亞省領土問題而失敗。比薩拉比亞省是前沙皇俄羅斯之一省，在歐俄之西南部，與羅馬尼亞爲界，大戰後，羅馬尼亞在協約國的德惠之下，以武力佔領比薩拉比亞，蘇聯政府始終未加承認，因此，比薩拉比亞省之領土問題，成爲羅俄兩國復交之阻礙。一九二四年，蘇聯政府提議比薩拉比亞省版圖問題，由當地人民投票公決，這個提議爲羅馬尼亞政府所拒絕。一九三二年，蘇聯提議羅俄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又因這個問題而擱淺，但蘇聯政府宣稱對羅馬尼亞之爭執問題，採取一種諒解的政策，并不用暴力以解決之。羅馬尼亞因此事發生過政潮。現羅馬尼亞外長仍堅請法國爲羅馬尼亞幹旋，可見俄羅締約一事，尚未完全絕望，一旦成功，則蘇聯在西歐的和平外交，已臻完全勝利之境，第二屆五年計劃之施行，又多得到一層安全的保障。

三 蘇聯在東方之和平政策

蘇聯向以社會主義爲立國基礎，對被壓迫民族之解放運動，極表同情，對資本主義的國家，則巧妙地利用其矛盾，聰明地分化其陣勢，以取得和平建設的機會，而避免正面的衝突。

自從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以武力侵佔滿洲之非常事變發生後，遠東問題，又復重新引起蘇聯嚴重的注意，但蘇聯始終以和平爲原則，抱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主張，并不爲加倫將軍之強硬

89076

論所動搖，對中日糾紛嚴守中立，一面以紅色外交的手腕，對日則力言一旦美日發生戰爭，蘇聯將完全中立，同時表示東京若不尊重蘇聯在北滿之利益與權利及中東路之所有權，則蘇聯將被迫贊助美國之不承認武力取得領土之計劃，連不承認『滿洲國』在內。數月以來，日本對俄政策日在徬徨猶豫之中，自日俄漁業糾紛解決後，於去年十月二十四日又成立兩國煤油協定，日俄關係顯然趨於和善之途，但日俄互不侵犯條約能否成立，則尚難預料，因為日俄兩國皆非甘於屈辱退讓之國家。東北事變發生後，蘇聯北滿利益，備受日軍之蹂躪，其所以受屈忍辱，無非欲求日本當局之覺悟，蘇聯深慮戰端一起，不獨五年計劃要受犧牲，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前途亦將蒙其影響，且日本當攫取滿洲時，即發出願作反俄最前線急先鋒之諾言，以取得國際列強對彼東北軍事動作之同情，所以蘇聯暫時忍耐，力求和平，一面集中其武裝力量於赤塔附近，使日軍中冒險軍人不敢發生覬覦蘇聯領土之野心，現時日本已稍退讓，以避免決裂，先後解決多年的懸案，努力鞏固在我東省之地位。

具體地觀察一般事變的演進，日俄互不侵犯條約，一時恐難成立，因為日本雖然暫時的讓步，但嚇使謝米諾夫製造西伯利亞白俄國家之企圖，始終未肯放棄，且更以承認『滿洲國』為日俄互不侵犯條約之條件，這更非以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政策為職志的蘇聯所能堪，何況日本暗中還想取得北海的漁業權及西伯利亞的森林和礦產呢。

不久以前，松岡過莫斯科時，遍訪蘇聯當道以試探蘇聯對東方外交的真意，但蘇聯負責當局卻直截了當地說：『自中日衝突事件發生以來，蘇聯依舊保持和平的態度，嚴守中立，除互不侵犯條約可以商量以外，其他問題都不會準備考慮。』蘇聯對日的態度是昭然若揭了。

美國以自身經濟地位之優越，素以仇俄著稱於世，蘇聯立國到現在，已有十五年之久，美國始終未與之發生過正式的外交關係，但美國自受世界經濟恐慌嚴重的打擊之後，國內產業，疲憊不振，際此英俄商約宣告無效之時，美國更欲乘此機會企圖取得蘇聯的市場，以挽救自身經濟之厄運，且美日衝突日益尖銳，美國為鞏固後方，牽制日本計，也不能不拉攏在太平洋舉足輕重之蘇聯。自羅斯福當選後，美俄復交的聲浪甚囂塵上，蘇聯趁此機會，亦對美暗示，倘美國仍不承認蘇聯，彼將暗中與日合作，以威嚇美國的後方，蘇聯深知太平洋上之衝突，實以日美對抗形勢為基礎，他利用此種矛盾為要挾地步，不難得到成功。最近美參議院議員波拉已聲稱，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新議院成立之後，即可通過對俄條約，同時羅斯福自己也相信與蘇聯恢復外交關係後，不致蒙其損害，反可獲得與蘇聯直接交涉之機會。觀此，最近將來美俄兩國恢復邦交的事實，我們可拭目以待之。

但蘇聯此種外交政策之背景，實以取得和平環境作為安全實現五年計劃之保障，然其立國原則根本之不同，與資本主義世界內在的矛盾，依然未被徹底排除。